



# 棄官從戎保家國 白山黑水殺日寇

## 義勇軍將領高興亞的抗戰吶喊：「抗日勿要五分鐘熱血」

### 永不褪色的勳章

193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

山河破碎，廣袤的東北大地迅速淪陷。此時，

正在東北邊防軍司令官公署任職的東北軍軍官高興亞，親眼目睹了日軍的侵略暴行。家國遭難，滿目瘡痍，深深刺痛了出身當時中國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的他，「就在當時，爺爺以陸大畢業生的個人身份，在《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檄文，在痛心回顧舊中國被壓迫歷史的同時，也發出了保家衛國的吶喊。」

高興亞的孫子高偉東每每提及此，總是難掩激動，「文章像火種，點燃了許多同胞的抗爭心。字字句句，都是他對中華民族的赤誠愛國心，是警醒國人持久抗戰、不忘國恥的血性吶喊！」這聲吶喊，也是高興亞行動的號角——此後他毅然棄官從戎，扛起抗日義勇軍的大旗，在白山黑水間英勇殺敵，直至血戰犧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實習記者 何思嫻 遼寧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高興亞出生於遼寧省法庫縣的一個中醫世家，年輕時家境優渥，受過良好的教育，曾是遠近聞名的文人墨客。

### 棄官爵厚祿 投入抗日救國

「那時候，爺爺已經是東北軍的現役軍官，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東北陸軍講武堂和陸軍大學的雙料高材生。」通過對爺爺生平的研究和梳理，高偉東腦海中爺爺棄官爵厚祿、全身投入抗日救國的形象逐漸清晰。加入義勇軍後的高興亞，先後轉戰遼西、遼南戰鬥數百次，成為日寇聞風喪膽的一員「猛將」。

「抗日勿要五分鐘熱血，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這是爺爺在這篇《國難中的意見》檄文中表達的最核心的觀點。」高偉東逐句研究，力求追尋爺爺當年的所思所想。當時，《世界日報》是一份關注軍事、政治的綜合性報章，由創辦人、著名報人成舍我主筆的評論備受關注。「爺爺的文章就刊登在10月22日的第二版頭條位置。」深入研究爺爺的個人經歷和此後的抗日經歷，高偉東更能明白這篇檄文的良苦用心。「值得深思的是，爺爺當時已有公職在身，但卻僅僅以畢業生的身份來發表，特別是在九一八事變僅一個月後這樣關鍵的時間節點，我想，這篇檄文的用意非同尋常。」

在檄文中，高興亞毫不諱言地直接批判了「不抵抗政策」的軟弱，「我政府鼻息求憐，以不抵抗為尊重公約之制裁，聽其處理，除此項提出公布，為眼前之工作，餘者未聞有一毫動員準備，竟已嚴束民眾，不生枝節，為息事寧人，為極沉重之解說。」以筆為槍，高興亞的吶喊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共鳴，「苟欲恢復此損失之膏血，尤不可以以日計之，欲雪此奇恥，亦必以相當之赤血，願國人切永誌不忘，勿為五分鐘之熱忱，事過即不關痛癢也。」

### 以謀略勇敢 為日寇所畏

在發出抗日主張的同時，高興亞還從軍事備戰的角度系統提出了動員、交通、財政、軍政、後勤、制空權、制海權等七個方面的準備。「令參謀本部，急速提出總動員之計劃，統計作戰國軍之編成，為使用於主戰方面，及支戰方面戰略上之運用。」「按全國鐵路網，為輸送補給上動員計劃之準備。」「須着意制海權之掌握，防空之布置，皆動員中之要務也。」高偉東將這篇《國難中的意見》從網上下載下來並且進行了仔細的翻譯。「爺爺

調要迅速提出總動員計劃，按照全國鐵路網的情況輸送部隊和補給物資，制海權和布置防空也同樣重要。」

九一八事變後，高興亞加入了遼寧救國軍，被任命為旅長。1933年的6月至8月，高興亞配合4個旅，消滅日軍80餘人，其中還打死了一名日軍上尉。高偉東珍貴的資料上詳細記載着戰役中的各項數據：「繳獲日軍山炮一門，子彈兩箱，步槍20餘支，機關槍一挺。」

高興亞與抗日名將鄧鐵梅部緊密配合，相繼收復了盤山、台安、遼中、湯崗子等縣鎮。據《東北抗日烈士傳》記載：「九一八事變後，遼東（即遼寧）抗日義勇軍，除鄧鐵梅部外，尚有齊占久所部之遼東救國軍，而齊部旅長高興亞尤以謀略勇敢為日寇所畏。」

### 血戰六晝夜 犧牲時36歲

1933年11月，時任東北抗日義勇軍遼寧救國軍旅長的高興亞率部駐紮於安東（今丹東）鳳城縣西長山嶺。1934年3月，為與鄧鐵梅部會合，部隊由根據地東移，此舉引起了日偽軍的警覺。

1934年4月1日，正當高興亞集合部隊準備行動之際，漢奸告密。日寇調集重兵，包括于芷山部一個旅、山炮一連、由安東增援的野炮一營、日軍四個中隊以及偽軍于琛征部，總計兩萬餘日偽軍，向高興亞所部發起猛攻，即著名的中奎寺血戰。

戰鬥於當日打響。漢奸于芷山、于琛征指揮的日偽軍，企圖在遼東三角地帶一舉殲滅遼寧救國軍。救國軍被迫退守中奎寺，日偽軍緊追不捨。危急關頭，旅長高興亞不顧個人安危，登高觀察敵情，迅速發現敵軍薄弱環節。他旋即率數百名敢死隊員，與敵人展開慘烈的白刃戰，為全軍殺開一條血路。救國軍將士一邊頑強阻擊追兵，一邊沿着這條用鮮血開闢的通道奮力突圍。

經過六晝夜的殊死鏖戰，部隊終於成功突圍。然而，在4月7日清晨的激戰中，高興亞旅長與團長毛長山、連長高慶餘、孫振書及147名士兵壯烈犧牲。高興亞犧牲時，年僅36歲。

1934年5月28日出版的《申報》援引日方報道稱：「自進佔東北後，義勇軍之軍官督戰若高某之勇烈者實不多見。」《東北抗日烈士傳》亦記載，戰鬥結束後，「日偽軍對於高烈士尚贊服不已，謂『自與義軍作戰以來，義軍督戰如高某之勇烈者，蓋尚未多觀。』」

### 烈士檔案

高興亞，字震東。1922年考入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第四期炮兵科；1924年任東三省陸軍第三軍補充旅炮兵營上尉副官；1925年調任東三省陸軍軍士教導隊炮兵連連長；1926年後歷任奉天陸軍第三方面軍獨立炮兵營營長、隊長、參謀長等職；1931年被派往東北邊防軍司令官公署任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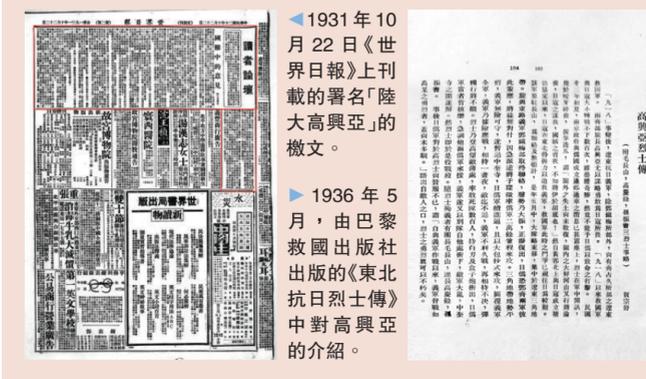
九一八事變後，加入遼寧救國軍並任旅長，率部先後轉戰於遼西、遼南、遼東、遼吉邊，同日偽軍大小戰鬥達數百次。1934年，犧牲在中奎寺血戰中。2020年9月，高興亞入選國家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2023年7月，遼寧省人民政府追認、授予高興亞為革命烈士。



●高興亞在東三省(東北)陸軍講武堂第四期炮兵科同學錄上的紀念照片。



●高興亞的孫子高偉東在刻有爺爺名字的烈士紀念碑前。



●1931年10月22日《世界日報》上刊載的署名「陸高興亞」的檄文。



●1936年5月，由巴黎救國出版社出版的《東北抗日烈士傳》中對高興亞的介紹。

### 話你知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

東北各族人民、東北軍、警察部隊中部分愛國官兵面對日本侵略，紛紛揭竿而起，組成義勇軍、救國軍、自衛軍、大刀會、紅槍會等抗日武裝，這些隊伍通常被人們統稱為「東北抗日義勇軍」。東北抗日義勇軍最早興起於遼寧省。首當其衝遭受日本侵略之害的遼寧人民，為了保衛家鄉、保衛國土，最先奮起鬥爭。東北義勇軍興起之後，猶如燎原之火，不斷發展壯大。凡日軍鐵蹄所到的地方，就有民眾抗日的武裝出現。其組織不一，名號繁多，但目的一致，即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驅逐日軍出東北。

來源：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館學術研究《東北抗日義勇軍研究述評》、《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鬥爭》

### 東北抗日義勇軍

## 兩代人80餘載尋真相 一張老照片成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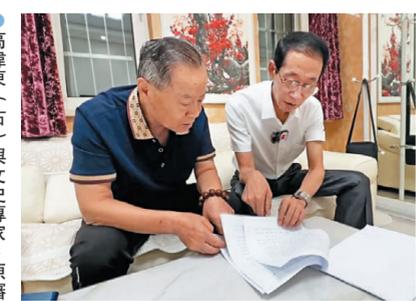
### 特稿

關於高興亞的人生經歷，高氏家族的長輩僅知他曾參加過奉軍和東北軍，並在東北講武堂和北平陸軍大學深造，但由於參軍後和家人失去了聯繫，對於他的犧牲，家人始終不知細節。據高興亞的胞兄高桂卿回憶，1934年六月份，部隊通知他前往北平接回高興亞的一雙兒女，「接待的軍官只說高興亞死了，也沒有告訴死在哪裏、為何死的。」這成為高氏家族的一塊心病，多年來，高家人一直在苦苦追尋答案。

### 受父親臨終囑託 不懈研究抗戰史料

高偉東回憶道：「直到2006年去世，父親也不知道爺爺是為抗日而陣亡。父親臨終時對我說，等以後你到圖書館、書店翻翻老書，或許那裏能有你爺爺的事情。」高偉東將父親的囑託銘記於心，這類查清爺爺死因的種子深深地埋在了

國探訪高興亞事跡。香港文匯報記者何思嫻攝



高偉東的心中。

高興亞為抗日捐軀的英雄事跡，直到81年後的2015年才逐漸浮出水面，一張老照片成為揭開謎團的關鍵。

2015年5月18日，東北陸軍講武堂舊址陳列館舉行開館儀式，高興亞的外孫戴玉斌和外曾孫戴建東出席。二人在陳列館的電腦展示屏上發現一張標註「高興亞」的講武堂學員畢業照，隨即拍照轉發給高偉東。高偉東見到照片後驚喜不已，「照片上英俊的軍官，與我父親和高家長輩們描述的一樣，我一眼就認出來了。」照片上的姓名、字號、籍貫及通信地址進一步佐證了他的判斷：「炮兵科高興亞，字震東，歲奉天法庫縣人，通信處同江口萬育長轉交。」

高偉東決心沿着這條線索追尋爺爺的足跡，完成父親未竟的心願。自2015年起，他深入挖掘、研究爺爺的抗戰事跡，通過查閱《申報》《大公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盛京時報》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報刊，發現了大量關於高興亞的抗戰史料。

經過五年不懈追尋，高偉東終於將爺爺的事跡整理完成。2020年5月，他將高興亞的抗日犧牲事跡上報至國家退役軍人事務部，申請著名抗日英烈的榮譽稱號。2020年9月2日，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高興亞入選國家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得知消息當晚，高偉東倒了一杯酒，站在父親遺像前，大聲說道：「爸爸，爺爺被黨中央、國務院批准為國家著名抗日英烈了！您的遺願實現了，您可以安息了。」



●芷江受降紀念坊。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攝

## 兩岸記者到訪日本投降地芷江 瞻仰「中國凱旋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芷江報道)1945年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飛抵芷江，交出侵華日軍兵力分布圖，簽署了投降備忘錄。作為日本投降重大歷史事件見證地，芷江以勝利之城享譽中外。8月3日至4日，「抗戰勝地、三湘新貌——2025年海峽兩岸記者湖南行」聯合採訪團抵達芷江侗族自治縣參觀受降舊址以及飛虎隊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館長吳建宏接受兩岸記者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攝

芷江是個人口僅30萬出頭的邊陲小城，隸屬於湖南省懷化市，位於沅水上游的溇水河畔，因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千古一誦「沅有芷兮澧有蘭」而得名，是一座著名的湘西山水邊城。全縣區域總面積2,099平方公里，素有「滇黔門戶、黔楚咽喉」之稱。

### 警示後人牢記歷史珍愛和平

採訪團一行來到位於七里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舊址。「八年烽火起盧溝，一紙降書出芷江。」芷江受降紀念坊，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標誌，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歷史見證，被譽為「中國凱旋門」，是全球六座凱旋門之一，歷經風雨近八十年，

在陽光下巍然屹立。

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館長吳建宏介紹，受降紀念坊為三門四柱牌坊式建築，建成於1946年2月，正南北向，青磚砌就，水泥粉刷，整個造型如同一個「血」字，寓意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是3,500萬軍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警示後人要牢記歷史，珍愛和平。

此外，坐落於芷江機場東邊的飛虎隊紀念館，是目前唯一一家全面反映陳納德及其所率領的飛虎隊援華抗戰的專題性紀念館。由飛虎隊紀念館、空軍作戰指揮塔舊址和中美空軍聯隊俱樂部舊址三棟建築體構成。

紀念館所在地正是當年飛虎隊戰鬥機起飛的地方。求救血符、飛虎隊員使用過的飛行氧氣面罩、煤油爐、手電筒……館內陳設的一件件舊物，無不記錄着陳納德及其所率領的空軍飛虎隊援華抗戰的歷史。